

有无之间

王蒙
著

新地文丛
郭枫
主编

非外借

有无之间

王蒙
著

新地文丛 主编 郭 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无之间 / 王蒙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1

(新地文丛)

ISBN 978-7-5594-2723-6

I. ①有…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2973号

书 名 有无之间

著 者 王 蒙

主 编 郭 枫

责任编辑 王 青·黄孝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4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723-6

定 价 5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新地文丛”前记

郭 枫

我在 1956 年设立新地文学出版社，创办以纯文学为内容的《新地文学》月刊，并联合纯文学刊物《文学季刊》《笔汇》，汇集了台静农、徐复观、王梦鸥、何欣、郭枫、陈映真、齐益寿、黄春明、蒋勋等三十多位前辈与后进作家，创作写实作品，传递中国新文学薪火。

1983 年“新地”又创办《文季》双月刊，刊出许多反映现实的作品。如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反映美日在台企业劳工生活的情景；郭枫散文《老家的树》反映祖国人民抗战期间生活的情景（此书多篇被收入大陆各版本中小学教科书）。1986 年新地文学出版社又在台湾印行《当代中国大陆作家丛刊》，分七卷，收书七十部，包括：汪曾祺、王蒙、莫言、铁凝、王安忆、张承志等数十人的小说集，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集。对台湾文学承接祖国文学风格，产生相当的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地”创办《新地文学》季刊，专登各地华文作家作品，又主办“21 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2010 年在台湾大学、2012 年在东海大学、2014 年在南京大学、2016 年在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另主办“世界华文古典文学会议”，2015 年在南京大学；“鲁迅文学国际研讨会”，2015 年在台北教育大学。

“新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新世纪当下，做了一些文学人生该做的工作，达成一些少年憧憬的文学梦想。说起来这条路崎岖坎坷，走了七十年差不多心力俱竭。然而，结识了许多杰出的好友，写出了一些时代的踪影；日之夕矣，犹能在文学园地干点活儿，实在得感谢苍天厚爱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意出版“新地文丛”套书，不仅在大陆出版界是饶有意义的壮举，也为两岸文学交流工作加上美好的一笔。我衷心敬佩，欣然同意主编丛书，并表示义务工作。承蒙海内外文友热情协助，半年时间“新地文丛”第一辑，已由江苏凤凰文艺同仁勤奋编制中。让我不禁赞叹，古城南京为中国文学名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驰名全国，盛誉非虚，其来有自。

——郭枫 2018 年 10 月 9 日深夜 南京

简介

郭枫(1930—)江苏徐州人，1949 年羁泊台湾。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著作 28 部。2016 年定居南京，偶为报刊写稿，担任全国台湾同胞联合会会刊《台声》杂志专栏作家，为南京大学特聘文学院客座教授。

目录

- 1 大师小议
- 9 有无之间
- 14 凝思
- 21 风格散记
- 36 永远的《读书》
- 39 活与做
- 44 永远的《雷雨》
- 52 调门与选择
- 60 从古典散文说起
- 68 我想念真正的文学
- 71 读书三议
- 76 怀念与宿愿
- 79 给《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
- 81 好好读书吧
- 83 我的《笔会》缘
- 85 天地·岁月·人
- 87 柳鸣九的菜园子风光
- 90 海洋大学的管校长
- 92 不成样子的怀念

- 101 难忘萧殷
- 103 《雪》的联想
- 120 冬季
- 129 我和图书馆
- 131 故乡行
- 139 永忆新疆
- 143 我从新疆来,不仅是从新疆来
- 146 维吾尔人
- 188 这边的风景啊
- 192 春满吐鲁番
- 206 塔什干
- 215 我爱非洲
- 232 伊朗印象
- 268 蓝色多瑙河
- 284 风格伦敦

大师小议

—

在中国,大师特别是文学大师给人以肃然起敬的感觉,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的精神上的父亲。大师是楷模,大师是先行者,大师是英烈,大师是光辉的旗帜,大师是某种终极关怀与绝对理想的象征;大师是权威(业务的尤其是道德的人文精神的即人类美德的),大师不容损毁不容亵渎不容不敬。大师是天一样崇高和海一样辽阔的崇敬与热爱对象,阐释和表达对大师的崇敬本身也是伟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业。

大师一词相当于英语的 *master*,但 *master* 远远没有中文大师一词这样神圣的意义。查一下牛津词典^①,在 *master* 词条下的解释包括:一、雇主。二、熟练技工、能手、独立经营者。三、男户主。四、商船船长。五、狗、马等的男主人。六、男教师。七、硕士。八、少爷。九、院长。十、艺术大师。十一、控制某种事物的人。十二、原版影片、磁带等。十三、指挥的、高超的、优秀的。十四、自己做

^① 见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

主；自己说了算。

这么多富有生活气息的，就是说比较自然比较平常的解释，像是给大师这个圣殿一下子打开了许多透气的窗户，这会不会使人感到轻松一点，呼吸自如一点，使人用到这个词时脸色好看一点，但是否会降低大师的规格呢？请英语专家教我。

英语没有把握，维吾尔语我是熟练的。维语中称大师为 ustaz，其含义大致相同于汉语的师傅。任何能工巧匠都可以称为 ustaz，而任何活计干得好都可以称赞曰：“Bag usta！”就是说干得真熟练真在行。去掉一个 z 为的是当副词用。“文革”时讲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云云，也是用的“伟大的 ustaz”。我到新疆开始扬扬扬得不太好，后来扬得好了，就被称为 ustaz 了。

故而，在新疆，人们也常常把类似大师的 ustaz 一词译作匠人，如果把伟大的导师译成伟大的匠人，会不会更亲切一些呢？大师者匠人也，操维语和懂维语的作家，讨论起谁谁是不是文学大师即文学匠人来，大概没有操汉语者那样悲愤。

中国长期处于尊卑长幼分明的等级制社会，语词也带有分明的等级色彩，不仅大师一词如此，作家（在多数外语中不过是写者之意）、总统（在英语中也指大学校长或某些机构的头一把手）、伟大（在有的外语中也可指甚好或大量）等词亦是这样。这样反过来，语言的等级色彩又强化了现实的等级观念。

那么汉语的“大师”“作家”诸词是不是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敬意呢，事物的意义都不是单一单向的，这也不妨一想。

二

一个很精彩的说法，说中国的骄傲是有了一个鲁迅，中国的悲

哀是只有一个鲁迅。

具体的大师是永远不会有第二个的，不仅鲁迅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中国谁是第二个曹雪芹，谁是第二个李白；我们可以问英国人谁是第二个莎士比亚，谁是第二个狄更斯；我们可以问法国人谁是第二个巴尔扎克，谁是第二个普鲁斯特；问西班牙人谁是第二个塞万提斯。在现代印度，谁是泰戈尔第二，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崇拜大师，那么大师的首要条件是独创性不可重复性，大师都是第一而且都是唯一，没有第二，有第二的能复制的不是大师。大师的重复产生只能是灾难，文学尤其如此。

我也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哪个作家具有鲁迅式的严峻深邃凝重的道义权威，托尔斯泰当年也许在道德完成上比较出色，但也颇具争议。列宁、契诃夫都对托翁的道德自我完成说教不以为然，嘲讽有加。托翁似乎并无后来鲁迅式的权威。那些被某些人向往膜拜的诺贝尔奖奖金得主，更没有谁具有这种权威——所以不仅是中国，就是外国，也没有第二个鲁迅，不论是海明威还是加西亚，不论是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帕斯，都缺少鲁迅式的伟大人格影响，更不要说得了诺奖后又与纳粹合作的挪威作家哈姆逊了。他们是匠人，不是中文意义上的大师。

三

然而有一种理论令我惶然怵然，就是把鲁迅与中华民族分裂开来对立起来，以鲁夫子的洞明证实国人的卑劣与没有希望，以鲁迅证明中国现当代其余作家的不足取；声称鲁迅是“一个人与全中国战斗”等。我有时候爱较劲即抬死杠：“如果一个人与全中国战

斗,那是为了谁战斗呢?为外国?为联合国但不包括中国?为人类但不包括华人?”当然也可以解释为爱之深责之切,鲁迅深深地了解国人的弱点,沉重地鞭挞的目的还是为了国人的自救,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我直觉地认定鲁迅是非常中国的现象、非常中国的人物、非常中国的英雄,中外都无法重复。

四

大师的道义资格与技艺资格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时也颇让国人心焦。我们自古是重视道义资格的,讲人生,讲价值,最后都要归结到讲道义上,我们的政治常常是道德化的政治,故有王道霸道的辨析,故有贰臣忠臣的区别,这种概念至今被某些人乐道。我们的文化也常常是道德化的文化,叫作文以载道。修齐治平的理想的核心是通过个人的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先器识而后文艺,这是古往今来的不易律条。不论是从政从文,要取得参与的资格首先要取得道义资格。这方面从政的人好讲一点,有了权有了政绩有了群众拥戴什么事都好说。从文的人则要跟着风接受各种审查和议论,先跟着风犯错误,再跟着风受批评。不但领导要你说清楚,人民尤其是同行更要求你在时过境迁之后说清楚。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提倡的是又红又专,1966年春为又红又专问题某权威大报就连发许多篇社论,一论再论达到吓人的许多论之多。现在则叫作德艺双馨,亦即选拔干部上的德才兼备,具体内容有不同,但思维模式差不多。

这当然是事出有因的,革命的威严与权威是压倒一切的,新生

的革命政权,要求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忠诚可靠即红,如果你心怀叵测,技艺上再好也要批倒批臭至少是要封杀的。

外国人也有他们的类似又红又专、德艺双馨的价值系统,当然只需改动一字,即把红改成白或其他颜色即可。外国人不那么单一,至少是做多元状,鼓励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者再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新左翼直至共产党人眉目传情、心心相印,有时候也还是有戏看的。

有趣的是我国如今的某些新新论者,也掌握着一个又×(红以外的颜色)又专或德艺双馨的标尺,只是把标准颠倒一下,你认为进步的红的有德的我认为软骨,你认为不红的疏离的乃至有那么点反动的我认为宗师是风范。他们分析起具体的知识分子来,其严肃性与诛心性,其用语与方法的严厉很像是党的小组生活会上思想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标准虽然倒了个个儿,思想方法思维模式语言与表达方式并无不同;风向虽然变了,跟风哄秧子的劲儿并无不同。

五

许多大师在他或她生前并不被广大公众接受为大师。立时被广泛接受的有时可能是大众情人性质的人物。文学嘛,当时你我都可以说这说那,但很多情况下需要时间的考验。急于肯定或急于否定大师,都是至少常常是一厢情愿。

一面评定着当年当月的最佳作家作品,就是说如此地注重着时效时文,一面争论着谁是谁不是证实着或证伪着大师,是不是急了一点?

大师不大师，它的效应是滞后的而不是立时的。对否？

至于以是否获得某项国际大奖作为是否大师的标准，这未免太通俗太方便太速食了，这无非是放弃自己的头脑功能罢了。

大师与否也是相对的吧。象棋大师，围棋大师乃至棋圣，汉剧大师，魔术大师，木偶大师，捏面人的大师……我们接受起来都不难，为什么提到文学大师就那么吓人？就那么自卑？大师是完美无缺的吗？理论上显然是不可能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巴尔扎克，比如杰克·伦敦，比如海明威，他们做人上的缺点是众所周知的；还有有过与纳粹合作记录的文学专业外的海德格尔与卡拉扬，他们恐怕都算得上大师。如果是我们的酷评（现已被戏称为酷评）者呢，会不会说契诃夫是软骨头，缺乏战斗性；说歌德是既得利益集团人物；说巴尔扎克缺乏献身的热情更缺乏行动以及什么的？当然，这样说也具参考性。

大师云云，也是可以讨论可以变更的，小苗可能成长为大师，大师也可能变得过气乃至发霉生锈。这方面是大师，换一个行当，他或她连学徒都不够格。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大师千百万言，必有狗屎。不能因为是大师便不承认其失误，也不能因其失误便不承认是大师。

六

大师产生与历史境遇、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常常不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有些论者力主二十世纪中国无大师，其目的在于批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与中国环境。不错，现当代中国文人的境遇是有许多可圈可点可思可叹之处，历史经验特别是“左”害也值

得好好记取。不错，作为从业人之一，我希望作家的创作自由愈大愈好，稿费愈高愈好，住房愈宽愈好，全国的与世界的读书者愈多愈识货愈好。然而，研究一下文学史，你得不出作家愈受到历史的优待愈有成就的结论。曹雪芹得到了多大的创作自由，多大的物质支持？与雪芹相比，我们今天的作家不是幸运多多了吗？然而我们没有写出《红楼梦》来，我们没有雪芹那个本事那个出息。设想一下，如果雪芹生活在今天，有高级职称，住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又当作协头面人物又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动不动得中外大奖，他写出来的书还是那个味儿吗？

与其说是自由与幸福、关怀与支持生产大师，倒不如说悲愤与忧患、冷落与挣扎造就着大师。那么是不是为了多几位大师就建议对作家进行迫害呢？不会蠢到这一步的。而且，作家们文人们的条件太差了，生存权隐私权发言权嘛权也没有了，活命都成了问题，遑论人文成果。那样的状况是难以长期为继的，是混不下去的。要求合理的条件，要求起码的标准，这是天经地义的与无法否定的。问题是谁也不能说准大师与境遇间的关系，同时人为地拔苗助长或修建温室对于文学人才的成长绝非必要。

七

是体面和敬畏好，还是平常心好呢？是匍匐地、神谕地仰望大师、大奖等等好，还是民主地、人间性地平视好？是视大师伟大高不可攀好，还是视他们为亲切的朋友好？既然人人可以为尧舜，人皆是佛，为什么不可以人人可以为大师呢？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就是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大师吗？是向大师请教、向大师学

习也与大师商榷讨论好还是一想到大师伟大就感到愧死并要求非大师们愧死好？是以大师的名义吓人震人好还是以大师的名义春风化雨好？是一脸的所向无敌好还是默默地微笑好？你怎样选择呢？噫！

2001年1月

有无之间

读2000年11月9日《南方周末》上沈昌文公的《回忆读书》一文，浮想联翩，感慨系之。那些年的《读书》，实在是一个亮点——如果不说是一朵月月开放的奇葩的话。而且，现在回想起来谈起来仍给人以俱往矣的不胜今昔之感。

沈公总结说，或者更正确一点沈公与吴彬同志共同总结说，办这个刊物的经验是三无：无能，无为，无我。这就把问题提升（按：提升云云这是港台地区的说法，其实我们的习惯是说提高）到老子哲学上来了。

《道德经》上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没有比用出版家编辑家作例子更能说明老子的这个绕脖子的命题了。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不同风格的作者，才能真正显出一种恢宏、一种思稿若渴思贤若渴的谦虚和真诚，才能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吸引力容纳力——港台地区的说法叫作磁性。

有时候，一个很好的很可爱的很纯洁的很用功很执着认真的学者却硬是做不成一个好出版者好编辑，就是因为他们太“有”了，他们有“有”的功夫——有定见，有一派或一种观点，有很强的学派烙印和思潮色彩，有来历有渊源有自己在学术思想上的固定位置或预期的固定位置，有一拨学友，有一拨以类聚以群分的应和者配合者合作者切磋者。他们更有自己个人的学术活动学术预期学术名望学术项目学术出访学术时刻表与学术自信和学术风格学术个性；他们是“这一个”；他们习惯于做独胆英雄；他们习惯于单挑独鸣、与众不同、与俗鲜谐、自成一格，放在哪儿都显出个人的光芒来。

然而编辑与出版更多的是一种组织工作、群体的工作、服务即侍候人的工作，太“有”了就干不成了。上述的那些清高和自爱的学人们则没有至少是缺少无的功夫，他们从不把目光注视到自己的无上。他们不可能虚怀若谷地去团结作者服务作者，他们自己就是优秀的作者，他们凭什么跑来跑去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们自身就是行家里手，凭什么再去请教别人倾听别人？他们的师长、同学、同行、同道、私淑弟子至少是跟随者信奉者崇拜者已经很多很多，何必再去扩大作者的队伍与上心维系原有的队伍呢？像“读书服务日”这一类劳什子，清纯优秀的学者们是不屑于去做的。

这里所说绝无扬编辑而贬学者之意。学者有自己的无，不跑腿，不看人眼色，用不着太左顾右盼也用不着四面八方统筹兼顾，不费太多的时间做行政公关方面的俗事，也绝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不论你是泰山压顶还是蛤蟆闹坑，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条道走到黑；这样，才能我行我素做得成学问称